

程杏軒醫案

初集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二集

醫案類

程杏軒醫案

初集 一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程杏軒醫案提要

清程杏軒著。杏軒字文囿。嘉道年間新安人。陳安波評註，其父載安。紹興山陰人。先生於嘉慶丁丑初成醫述十六卷。胡麋枚序之。道光七年丁亥刻成醫案三編。乃其歷年所治疑難大症。隨筆記錄。陸氏再續名醫類案。多採錄之。開發新智。啓悟後學。山陰陳安波。同光間與海昌王士雄爲學友。學問淵博。經驗豐富。復爲評註。闡明其病理。解釋其方義。更將病情藥理。闡發無遺。使後學者登堂入室。卒無迂曲之難。是案三編。原爲炳章所藏。陳氏所評批。與別家印本不同。今公諸同好。爰述其事實如右。

劉序

新安程子杏軒。深於醫。著有醫案一書。發明其理甚悉。予因思醫書。惟靈樞素問最古。雖未敢必爲神農氏以後之書。然其爲戰國時神。于是術者之所爲無疑也。由是推之。春秋左氏傳。醫和。醫緩。諸論說。更推之。周官醫師。食醫。瘍醫。諸職守。所云陰陽風雨晦明之生疾。九竅九藏之變動。辭約義備。醫之理盡矣。後世著書者。代作短長。往往互見。程子去其短。集其長。蓋尤有心得。醫案一書。謂與靈樞素問並傳可也。

嘉慶十年孟夏月長沙劉權之

鮑序

軒埃繇藐。岐風闐寥。素靈之書。遼乎遠矣。杏軒程子。高悟絕世。精思邁倫。擅潘陸之詩名。工俞扁之道術。平生療疾。多著奇效。或蹈背而出血。或舉水而灌頭。矚垣一方。騰譽千里。僕嘗違危候。賴君獲全。爰契洽夫蘭金。實感深於肉骨。暇日造膝。示我成編。擊要則象網之挈元珠。鉤沉則紀昌之貫輪蝨。生枯起朽。能事匪一。視色察毫。殊績累奏。雖葛仙金匱之作。孫氏龍宮之祕。隱居本草之錄。宣公集驗之書。方茲蔑矣。憊然心服。退而弁言。洵堪拯夫膏肓。請以授之剞劂。

嘉慶庚申長夏愚弟鮑桂星

程序

子華子有言。醫者理也。意也。蓋理明則意得。意得則審處方。無所施而不中。於以稱國工不難。吾宗杏軒先生其人也。先生性穎悟。工詩。隱於醫。爲人療疾。應手輒奏效。余同年鮑覺生。嘗邁危疾。賴先生起之。每稱道不去口。一日出先生所著醫案。屬余弁言。余受而讀之。見其審處方。深得古人四然二反之理。而神明其意。以是嘆先生之藝之精。非尋常執經方習鍼石者。所能望其項背也。然則是書其桐君之別錄。越人之逸篇也夫。

嘉慶十年歲在構蒙赤奮若余月中泮鶴樵國仁拜書

自序

醫之有案也。昉於漢之倉公。繼倉公而作者。代有其人。若明之薛氏立齋。喻氏嘉言。其尤著矣。余自慚顛陋。安敢步諸賢之後塵。雖然莊生不云乎。輪扁之斲輪也。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余亦自道其得心應手者而已矣。且夫醫之爲術也。蔑古則失之縱。泥古又失之拘。余自業醫以來。以古爲師。亦或間出新意。以濟古法所未及。雖未能發皆中鵠。而鄭重不苟之心。固有可自信者。故凡應手之處。往往錄而存之。以自驗學力之淺深。太史鮑君覺生。見之稱善。勸付剞劂。余遲疑者久之。迄今所存之案日益多。友人江君晉三。復促梓行。竊不自揆。竟徇其請。因卽其信於心而應於手者。聊錄一二。尙乞海內高明君子。進而教之。歲在閏逢。困敦嘉平。月旣望。程文園自序。

程杏軒醫案初集目錄

許靜亭翁夫人產後感邪重用清下治驗	一
劉明府少君先天不足心脾內虧治法	二
鮑覺生宮詹鬱傷心脾證類噎隔殆而復生	三
洪楚峰孝廉中臟殆證再生奇驗	三
方萃巖翁公郎滑精證治	四
余氏子瘧後變證	五
汪典揚翁外孫女體弱感邪證變抽掣	六
方玉堂翁孫女暑風驚證詳論病機治法	六
方宅揆翁幼孫暑風驚證病愈之奇	八
洪荔原翁尊堂大頭時疫真熱假寒之證	八
又夫人子嗽	九
族兄奏韓挾虛傷寒因循貽誤揀治原委	一〇

方牧夫兄尊堂寒溼內伏加感外邪

一一

曹近軒翁感後食復

一二

曹肖巖翁春溫兩感危證

一二

又三郎麻閉急證

一三

吳芳崖兄幼孫胎瘕

一四

方理豐翁中寒脫陽殆證救甦

一四

方晉偕翁乃媳咳嗽成癆預決不治

一五

潘氏室女經閉成癆不治之證

一五

方燦侶翁腹痛蓄瘀脫血治愈并商善後法

一六

農人某攻痞動血昏暈急證

一七

王以仁翁乃郎暑病熱久傷陰

一七

又翁自病肝鬱證似外感

一八

吳秀森翁乾脚氣

一八

洪臨川兄幼女偏癢

一九

吳禮庭兄時感腫腮消後羣丸腫痛	一九
莊炳南兄素稟火體病治與衆不同	二〇
柳蔭千兄令愛無故發癰	二一
柳聞鶯兄挾虛傷寒並後患陰瘧誤截致變拯治始末	二一
方繡文兄夫人懷孕日吐清涎數碗	二二
曹德醇兄乃郎水腫	二三
方詠葭兄傷寒轉瘧并論胎瘧病因	二三
閔方田兄初患少陰傷寒喉痺治愈後患脚氣雜治成痿	二五
汪心滌兄夫人半產血暈危證	二六
吳立亭翁幼孫傷暑危證治驗	二六
梅文彩兄令堂病類噎隔奇證	二七
鄭鶴鳴夾陰傷寒	二七
鄭媼便閉	二八
吳光先翁偏中便閉	二九

董千雲傷寒格陽證	三〇
許嫗傷寒疑難證治	三一
吳某時瘧變證	三一
族叔曉堂失志狂妄	三二
族人聯昇休息痢證治奇驗	三二
堂妹感冒暑風證治	三三
家炳然兄女肝鬱氣厥實有羸狀	三四
陳某子感證體脈俱厥	三四
又婦憂勞傳染藥誤致變	三五
許生母傷食腹痛	三七
葉習方甥麻疳	三七
族兄女痘證并婦感證瀕危掙回大略	三八
榮傭某單腹脹	三九
胡某乃媳感證	四〇

汪氏婦熱病喜飲沸湯	四一
蔣某陰暑	四一
汪木工感證舌苔變易之奇	四二
農人某傷寒誤服涼藥舌見人字紋	四三
李某陰證傷寒見純紅舌	四四
鄭氏婦肝風頭痛	四四
汪某頭痛預見真臟脈	四五
方氏婦目疾誤治變證	四五
閔某心脾虛皖痛	四六
許細長食厥	四六
商人某脣衄奇證奇治	四七
汪氏婦鼻衄止衄奇法	四八
某婦胎動下血	四八
呂婦產後胞衣不下誤藥暈脫	四九

族媼血崩奇證	四九
方氏女孩帶下罕見之證	四九
洪大登瘕病	五〇
王木工反關脈	五一
王某血證頻發	五一
族子石淋奇證	五二
曹某忍精淋痛	五三
王氏婦痺證	五三
自病臂痛	五四

程杏軒醫案初集

新安 杏軒程文園觀泉甫著
山陰 安波陳光壽評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許靜亭翁夫人產後感邪重用清下治驗

丹溪云。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他證從未治之。言固善矣。然事竟有不可執者。乾隆乙巳仲夏巖鎮許靜翁夫人病。延診。據述產後十二朝。初起洒淅寒熱。醫投溫散不解。卽進溫補。病漸加重。熱發不退。口渴心煩。胸悶便閉。時值溽暑。病人樓居。閉戶塞牖。診脈弦數。視舌苔黃。告靜翁曰。夫人病候。乃產後感邪。醫藥姑息。邪無出路。鬱而爲熱。今日本欲卽用重劑清解。恐生疑畏。且與一柴胡飲試之。但病重藥輕。不能見効。明早再爲進步。並令移榻下樓。免暑氣蒸逼。詰朝視之。脈證如故。舌苔轉黑。衆猶疑是陰證。予曰。不然。陰陽二證。舌苔皆黑。黑而潤滑。

病初卽見。腎水凌心也。陽證舌黑。黑而焦乾。熱久纔見。薪化爲炭也。前方力薄。不能勝任。議用白虎湯加芩連。飲藥週時。家人報曰。熱退手足微冷。少頃又曰。週身冷甚。靜翁駭然。亦謂恐係陰證。服此藥必殆。予曰。無憂。果係陰證。前服溫補藥效矣。否則昨服柴胡飲死矣。安能延至此刻。此卽仲景所謂熱深厥亦深也。姑待之。薄暮厥回復熱。煩渴欲飲冷水。令取井水一碗。與飲甚快。予曰。揚湯止沸。不若釜底抽薪。竟與玉燭散下之。初服不動。再劑便解。黑矢五六枚。熱勢稍輕。改用玉女煎數劑。諸候悉平。調養經月而愈。衆尙慮其產後涼藥服多。不能生育。予曰。無傷。經云有故無殞。至今廿載。數生子女矣。壬戌歲與訂朱陳焉。予來巖鎮譚醫。自靜翁始。

劉明府少君先天不足心脾內虧治法

劉少君年近三旬。春間由都來徽。抱疾數月。食減形倦。心悸少寐。浮火上升。間或見血。醫云。肝肺火盛。藥投清降。屢治不效。金文舫中翰薦延予診。謂曰。病由先天不足。心脾內虧所致。丹溪云。虛火可補。實火可瀉。虛以實治。宜乎無功。擬黑歸脾。

湯合生脈散。數服稍應。復診令照原方再進。諸恙漸平。接服丸藥。次春北上。秋歸。晤之。狀貌豐腴。前病如失。

鮑覺生子宮詹鬱傷心脾證類噎隔殆而復生

鮑宮詹未第時。遊毘陵幕。抱疴半載。百治不痊。因買舟回里。延予治之。望色。頰赤面青。診脈。虛弦細急。自述數月來。通宵不寐。聞聲卽驚。畏見親朋。胸膈嘈痛。食粥一盃。且嘔其半。糞如羊矢。色綠而堅。平時作文頗敏。今則隻字難書。得無已成隔證耶。予曰。君質本弱。兼多抑鬱。心脾受傷。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食阻。二腸無所稟受。故便乾。若在高年。卽慮成隔。今方少壯。猶可無虞。方倣逍遙歸脾出入。服至數十劑。病尙未減。衆憂之。予曰。內傷日久。原無速效。况病關情志。當內觀靜養。未可徒恃藥力。續得弄璋之喜。予曰。喜能勝憂。病可却矣。半月後果漸瘥。仍勸往僧齋靜養。共服煎藥百劑。丸藥數斤。乃瘳。因更號覺生。蓋幸其殆而復生也。

洪楚峯孝廉中臟殆證再生奇驗

洪楚峰孝廉病。遣使延診。問其使曰。何疾。曰中風。問年幾何。曰耄矣。予曰。殆證也。辭不往。使者強之。將及門。聞隣人語云。病將就木。醫來何爲。若能起之。其盧扁乎。入視。身僵若尸。神昏不語。目闔口張。聲嘶痰鳴。遺尿手撒。切脈虛大。歇至。予曰。此中臟也。高年臟真已虧。况見五絕之候。不可爲矣。其弟曰。固知病不可爲。然尙有一息之存。安忍坐視。求惠一匕。姑冀萬一。勉處地黃飲子。合大補元煎。以爲聊盡人事而已。詎意服藥後。痰平。漸定。目開能言。再劑。神清食進。復診。更加河車鹿茸。脈證大轉。續訂丸方付之。半載後。因視他病。過其家。見翁矍鑠如常矣。

方萃巖翁公郎滑精證治

萃翁公郎。稟質向虧。誦讀煩勞。心神傷耗。初病浮火上升。繼則陽強不密。精時自下。診脈虛細無力。方定六味地黃湯。除茯苓澤瀉。加麥冬五味。達志棗仁牡蠣芡實。期以功成。百日服藥數劑。未應。更醫病狀依然。復召診視。予曰。此水火失濟象也。豈能速效。仍用前方。再加龍骨蒺藜桑螵蛸蓮蕊鬚。合乎滑者瀉之之意。守服兩旬。虛陽漸斂。精下日減。但病久形羸。食少。究由脾胃有虧。經云。腎者主水。受五

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是精藏於腎。非生於腎也。譬諸錢糧。雖貯庫中。然非庫中自出。須補脾胃化源。欲於前方內參入脾藥。嫌其雜而不專。乃從脾腎分治之法。早用參苓白朮散。晚間仍進前藥。服之益効。續擬丸方。調養而瘳。

余氏子瘡後變證

余氏子八齡。形瘦陰虛。夏患瘡。愈後失調。值秋燥時。偶作寒熱。幼科泛投疏散之劑。轉致躁擾搖擗。危證百出。余翁求視。以決死生。予見其兒。肢羸痰鳴。身熱煩躁。勢頗危篤。診脈神根未敗。予曰。疾固劇矣。然尚可生。翁喜叩其說。予曰。驚風一證。時世無傳。小兒受害。不可勝數。喻氏雖闢其謬。特重外感。輕內傷。經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醫昧病因。用方通套。偶遇強實而應者有之。特此兒所患。本非外因。良由腎水下虛。肝失其養。木逢金制。故作寒熱。狀似外感。誤投疏散。津液更傷。因而肝風鼓動。變幻若此。予尙望其生者。因其脈猶未敗耳。方擬六味地黃湯。滋水生木。更加歸芍甘草鉤藤之屬。和陽熄風。風熄而驚自定矣。翁聞言甚悅。服藥痰平熱退。不搖不煩。另製膏子藥與服全愈。

汪典揚翁外孫女體弱感邪證變抽搐

典翁外孫女年三歲。病經旬日。發熱便瀉。初服疎導藥不應。忽作抽搐。復請前醫視之。云係動驚。更加金藥琥珀。典翁邀予商酌。望其兒色白神疲。頭身雖熱。四肢冰冷。按脈沉細無力。謂曰。病乃質虧感邪。便瀉多日。脾元受傷。以致肝風內動。金石之品。不可用也。擬六君子湯。加炮薑桂枝。服藥熱退瀉稀。再服肢溫瀉止。驚亦不作。

方玉堂翁孫女暑風驚證詳論病機治法

玉翁孫女年四齡。夏間感受暑風。熱發不退。肢搐體僵。目斜口噤。予曰。此暑風急驚也。暑喜傷心。風喜傷肝。心肝爲臟。臟者藏也。邪難入。亦復難出。證雖可治。然非旦晚能愈。且內服煎藥。仍須參以外治之法。令挑黃土一石。搥細攤於涼地上。鋪荷葉。再用蒲蓆與兒墊臥。慎勿姑息。俟熱退驚定。方可抱起。藥用防風香薷柴胡鈎藤連翹川連石膏木通生甘草。引加鮮菖蒲扁莢葉。清暑疏風。一切金石之類。

概置不用。蓋病因暑風生熱。熱生驚。金石鎮墜。錮邪。最爲害事。依法服藥。守至七朝。熱退驚定。渠家以爲病愈。恐久臥涼地不宜。將兒抱置牀上。當晚熱復發。予令仍放土上。熱卽退。尙不之信。次晚復抱起。熱又發。乃問所由。予曰。邪未淨也。又問邪何日可淨。予曰。傷寒以十二朝爲經盡。大概亦需此期。屆期上牀安臥。不復熱矣。藥換養陰。調和肝胃。諸恙皆平。惟瘖啞不能言。其母憂甚。予曰。無傷。將自復。閱三月。果能言。予按此證。小兒夏間患者甚多。治不如法。往往不救。較之尋常驚證特異。考諸古訓。鮮有發明。惟近時吾郡許宣治先生。敍有十則辨論頗詳。至若臥置土上。墊用荷葉一法。猶未言及。予治此證。每用此法獲驗。蓋土能吸熱。荷葉清暑故耳。特其驚之作。必由熱盛而成。然有一熱卽作者。有熱二三日而作者。其狀悉皆昏迷搐搦。肢厥咬牙。輕者時昏時醒。重者七日方甦。極重者至十二朝始轉。若由吐瀉而起。脈細質虧。不能受清涼者。多不可治。倘不因吐瀉。一熱卽驚。脈洪質實。能受清涼者。十中可救七八。勿視其危而棄之也。再按驚後瘖啞一證。諸書亦未論及。每見證輕者。病後多無此患。重者有之。然有瘖至一兩月愈者。有三四月愈者。有終身不愈者。予堂姪女驚後數載始能言。又見保村族人子。驚後瘖啞。

至今十餘年。竟不能愈。其故總因多服金石之藥所致。若未服此等藥。雖包絡暫閉。當自開耳。

方宅揆翁幼孫暑風驚證病愈之奇

宅翁幼孫。夏月患暑風驚證。熱盛神迷。肢掣齒齬。目斜。予照治玉翁孫女法。數日。證猶不轉。不啼不食。氣息奄奄。儼如就斃。翁以爲殆。予曰。病誠可畏。若在他候。則無生理。惟此證乃暑邪內閉心竅。幸得竅開。尚可挽回。仍令守視勿懈。一夕迅雷驟至。兒臥地上。忽然作聲。如夢初覺。此後神明漸甦。熱平驚定。斯證予雖爲治愈。然理殊不可測。豈雷氣通于心。雷動則蟄啓。心爲邪閉。得雷聞而啓耶。

洪荔原翁尊堂大頭時疫真熱假寒之證

荔翁尊堂。年屆六旬。初發寒熱。疎散不解。越日頭顱紅腫。漸及面目。頤頰舌焦。口渴。發熱脈數。予視之曰。此大頭時疫證也。東垣普濟消毒飲最妙。翁云。家慈向患腸風。體質素弱。苦寒之劑。恐難勝耳。予曰。有病當之不害。若恐藥峻。方內不用黃

連亦可。市藥煎熟。僅飲一盃。旋復吐出。病人自覺喉冷。吸氣如冰。以袖掩口。始快衆見其拒藥喉冷。疑藥有誤。促予復診。商欲更方。細審脈證。復告翁曰。此正丹溪所謂病人自覺冷者。非真冷也。因熱鬱于內。而外反見寒象耳。其飲藥旋吐者。此諸逆衝上。皆屬于火也。如盈爐之炭。有熱無焰。試以杯水沃之。自必烟焰上騰。前治不謬。無庸遲疑。令將前藥飲畢。喉冷漸除。隨服復煎。乾渴更甚。頭腫舌焦如前。荔翁着急。無所適從。予曰。無他。病重藥輕耳。再加黃連。多服自效。如言服至匝旬。熱退腫消。諸恙盡釋。可見寒熱真假之間。最易惑人。若非細心審察。能不爲所誤耶。

又夫人子嗽

荔翁夫人。懷孕數月。嗽喘胸痺。夜不安臥。食少形羸。予曰。此子嗽也。病由胎火上衝。肺金被制。相博失職。治節不行。經云。咳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夫嗽則週身百脈震動。久嗽不已。必致動胎。古治子嗽。有紫苑散。百合湯法。猶未善。鄙見惟補肺阿膠湯。內有甘草兜鈴杏仁牛蒡清金降火糯米阿膠潤肺安胎。一

方而胎病兩調。至穩至當。服藥兩日。咳嗽雖減。喘痺未舒。方內加葦莖一味。取其色白中空。輕清宣痺。再服數劑。胸寬喘定。踰月分娩無恙。

族兄奏韓挾虛傷寒因循貽誤採治原委

族兄奏韓。年逾四旬。外腴內虧。邪乘虛入。寒熱咳嗽。頭身疼痛。脈大無力。予初投溫散不解。轉用補中益氣湯。加薑棗輔正托邪。語其姪曰。令叔病候不輕。慎勿泛視。旁人以爲病輕藥重。更醫漫不爲意。遷延數日。勢漸鴟張。延同道余朗亭先生診治。不肯立方。旣而曰。程某現居比隣。胡不邀來同議。乃復相招。觀其病狀增劇。面紅目赤。舌黑脣焦。神識昏亂。脈息豁大空虛。勢欲內陷。因與余君商。以壯中溫托。倣六味回陽飲方法。無如渠家皆係女流。其姪少不諳醫理。或謂煩熱。若此再投薑附。必致踰牆上屋。故此遲疑。藥不敢服。又復因循。病勢更劇。再請余君不至。闔家張皇。其姪偕鮑履平兄來舍懇治。并乞札邀余君。予爲作書。余君始至。賓朋交集。時金融若兄在座。私謂予曰。子可盡力舉方。服藥之事。吾能任之。復與余君斟酌。仍用前方。融兄俟藥煎熟。面督服下。次日神采稍回。脈象漸斂。方除炮薑。加

枸杞山萸。又服一劑。熱退舌潤。再將附子分兩減半。加杜仲山藥。繼進大補元煎。兩月始康。

方牧夫兄尊堂寒溼內伏加感外邪

嘉慶甲子初秋。牧兄邀視伊母恙云。家慈年逾五旬。外腴內虧。病經八日。上熱下冷。痰多汗少。咳嗽作嘔。昔患淋痛。茲亦帶發。醫爲散風清暑。治俱不應。又以爲肝火。擬用龍膽瀉肝湯。求爲決之。予曰。淋證爲本。感證爲標。從本從標。當觀病之緩急。未可臆斷也。比往診視。脈細面青。身熱足冷。時正酷熱。病人猶蓋氈被。舌苔白滑。胸腹脹悶。不飢不渴。謂牧兄曰。尊堂之病。乃寒溼內伏。加感外邪。治宜溫中逐邪。淋痛無暇兼顧。方用蒼白二陳湯。加薑附白蔻。以溫中燥溼。桂枝秦艽。以徹其表。牧兄問服藥以何爲驗。何期可愈。予曰。傷寒以舌爲憑。舌苔退淨。病邪自清。計非二候不可。初服舌苔稍退。再劑已退其半。服至四劑。寒熱全解。舌苔退淨。淋痛亦止。惟腹悶食少。大便未行。次日忽便瀉數次。僉以傷寒漏底爲慮。予曰。無妨。仲聖云。胃家實。穢腐當去也。方易六君子湯。加穀芽苡仁澤瀉神麴。健脾滲溼。三日

內共瀉廿餘行。始得胸寬食進。越日忽又發熱。診脈浮大。予曰。此復感也。牧兄曰。病人日來俱臥帳中。邪何由入。予曰。想因日前便瀉。夜間下牀。恙久體虛。易于感耳。仍用六君子湯。加薑附秦艽。一服卽平。

曹近軒翁感後食復

近翁同道友也。夏月患感證。自用白虎湯治愈。後因飲食不節。病復發熱腹脹。服消導藥不效。再服白虎湯亦不效。熱盛口渴。舌黃便閉。予曰。此食復也。投以枳實梔豉湯。加大黃一劑。知二劑已。仲景祖方。用之對證。無不桴鼓相應。

曹肖巖翁春溫兩感危證

道友曹肖巖翁。故居楊村。僑寓巖鎮。乾隆甲寅春初。病寒熱頭痛。自服溫散不解。又因胸膈脹悶。疑夾食滯。加用消導亦不效。直至七朝。熱發不退。精神恍惚。予視之曰。病由冬不藏精。又傷於寒。邪伏少陰。乘時觸發。卽春溫兩感證也。渠慮客中不便。乃歸。詰朝廷診。勢漸加重。神昏脈大。面赤舌黑。方倣理陰煎。補中托邪。渠師

仇心谷先生。見方稱善。次早復診。予告仇公曰。此病全是真元內虧。邪伏於裏。猝難驅逐。吾料其熱須過二候。始能退去。熱退神自清耳。復訂六味回陽飲與之。越日再視。熱盛舌乾。煩躁脈數。因易左歸飲。令服兩劑。期屆二候。果汗出熱退。守至兩旬。飲食大進。日啜糜粥十餘碗。便猶未圓。其昆季問故。予曰。人胃中常留水穀三斗五升。每日入五升。出五升。緣病中全不能食。胃中水穀。久經告竭。今雖日啜糜粥。不足彌縫其闕。井未有餘。焉能驟便。予閱方書。案載一人病後。納食頗多。井不欲便。亦無脹楚。衆疑之。醫曰。胃津虧耗。燥火用事。所進之食。卽銷鎔。其渣滓須待津回燥潤。方能便利如常。閱月餘。便始通。今纔兩旬。何慮爲。後至三十餘日。便通。病亦全却。

又二郎麻閉急證

肖翁三郎。心成兄。幼時出麻。冒風隱閉。喘促煩躁。鼻扇目闔。肌膚枯澁。不啼不食。投藥莫應。翁商于予。見其勢已瀕危。謂曰。此麻閉急證。藥非精銳。蔑能挽救。方疏麻杏石甘湯與之一服。膚潤麻漸發出。再服。週身麻出如癩。神爽躁安。目開喘定。

繼用瀉白散清肺解毒。復用養陰退陽之劑而愈。予治麻閉危候。每用此方獲驗。蓋麻出於肺。閉則火毒內攻。多致喘悶而殆。此方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藥簡功專。所以效速。可見仲景方不獨專治傷寒。并能通治雜病也。

吳芳崖兄幼孫胎瘧

芳兄乃孫甫生兩月。卽患胎瘧。幼科僉用疎導和解不愈。面色黃滯。口鼻手足俱冷。予疏六君子湯加炮薑。芳兄曰。襁褓卽可服參耶。予曰。小兒如初生萌芽。不慣風日。攻伐宜少。補益宜多。况瘧久脾傷。溫補脾元。重扶生氣。不易法也。服藥色澤肢溫。瘧止無恙。

方理豐翁中寒脫陽殆證救甦

理翁年逾五旬。耽于酒色。時值寒夜。隣家邀飲。起身小解。昏眩仆地。促予往視。面白肢厥。口鼻氣冷。神昏遺溺。脈細如絲。予曰。陽脫矣。奈何。渠子弟泣求拯治。倉卒

市藥不及。令先取艾火。灸氣海關元數壯。并煎薑湯灌之。少頃。呻吟出聲。方訂參附湯。因其力難辦。參姑用黨參二兩。附子一兩。濃煎服訖。四肢漸溫。目開能言。昇歸。詰朝脈色略同。惟嘔惡畏寒。不思飲食。將前方分兩減半。參合理中湯方法。與服二日。轉用右歸飲。溫補腎元。月餘方能起簣。

方晉偕翁乃媳咳嗽成癆預決不治

晉翁乃媳。秋間咳嗽。不以爲意。交冬漸甚。午後寒熱。醫云。外感。服藥不效。遂致形倦肌瘦。食少便溏。予視其行動氣促。診脈弦勁無胃。詢其經期。三月未至。私謂晉翁曰。此殆證也。危期速矣。翁驚曰。是病不過咳嗽寒熱。何以至此。予曰。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傳爲風消息貴者。死不治。矧脈弦勁無胃。乃真臟也。經又云。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脈證如此。何以得生。辭不舉方。踰旬而歿。

潘氏室女經閉成癆不治之證

潘氏室女。年十五歲。初患腹痛。馴至咳嗽寒熱。形瘦食少。診脈細數。詢經事愆期三月。予曰。瘵證也。辭不治。未百日而歿。歷見婦人咳嗽寒熱。脈數經閉者。多不可治。若室女更無一生。任用補虛清熱。解鬱調經諸法。總無靈効。求諸古訓。鮮有良法。惟金匱載有大黃蠱蟲丸。及百勞丸二方。喻氏闡發其義。竊思此證當其初起。血痺不行。癆瘵將成。未成之際。卽以此藥投之。祛舊生新。或能圖功。亦未可料。倘遷延時日。元氣已衰。則無及矣。識此質諸明哲。

方燦侶翁腹痛蓄瘀脫血治愈并商善後法

燦翁年近七旬。向患腹痛。一夕忽吐下紫瘀血塊數碗。頭暈自汗。目闔神疲。診脈芤虛。謂其子曰。此血脫證也。書云。久痛多蓄瘀。蓋腹痛數年。瘀蓄已久。一旦傾囊而出。夫氣爲血之帥。高年氣虛。切慮暈脫。古人治血脫。每用獨參湯以益其氣。但目下參價甚昂。恐難措辦。乃訂大劑黑歸脾湯。資其化源。固其統攝。未幾獲痊。次年病復。雖不若前之劇。亦覺困倦莫支。仍守前法治愈。其子憂甚。恐其再發。商圖善後之策。予思血蓄之故。必有窠囊。如水之盈科而進。按胃爲生血之源。脾爲統

血之臟。苟脾健胃強。則氣血周流。何蓄之有。經以六經爲川。腸胃爲海。譬諸洪水。汎濫。究緣江河失疏。爲訂二方。早用歸脾丸。晚用參苓白朮散。每方俱加丹參乾漆二味。冀其去瘀生新。服藥經年。其病遂絕。

農人某攻痞動血昏暈急證

農人某。久患痞積。腹如抱甕。偶遇方士。教以外用灸法。內服末藥。即可刈根。某信之。數日後。忽覺心嘈如飢。吐下紫瘀。成碗成盆。頭暈不能起坐。無力延醫。昇至鎮中戚家。招予往視。病者踞臥榻上。閉目呻吟。方欲診脈。又血湧出。狀如豚肝。遍地皆污。昏暈手戰咬牙。戚家恐其脫去。急欲扛回。予按脈雖虛細。尙未散亂。戒勿驚擾。姑俟之。少頃暈定。令先灌米飲以安其胃。續灌黨參湯以益其氣。再與八珍湯一劑。囑儘今晚服盡。明日再商。詰朝人來請云。昨服藥血幸止。惟心慌氣墜。睡臥不安。思血脫之後。心脾必虧。乃易歸脾湯。加黑薑。令其扛歸。多服自效。後果如言。

王以仁翁乃郎暑病熱久傷陰

以翁乃郎年五歲。夏月病踰兩旬。諸藥罔效。發熱不退。汗多口渴。色白肌瘦。切脈虛數無力。閱前方悉皆清散之屬。翁問病勢何如。答曰極重。又問此爲何病。予曰暑病也。初治甚易。醫不如法。熱久傷陰。元氣被伐。猶幸肝風未動。急宜養陰。保金生水。尙有生機。方用首烏料豆皮扁豆沙參玉竹麥冬五味石斛茯苓丹皮。令取稻露煎藥。守服四劑。汗止熱退。更進麥易地黃湯。神采漸轉。惟飲食欠旺。參用六神散。餐加元復。

又翁自病肝鬱證似外感

以翁自病寒熱脅痛。口苦食少。呻吟不寐。已經月餘。服藥不應。自以爲殆。診脈弦急。知其平日情志抑鬱。肝木不舒。病似外感。因係內傷。與加味逍遙散。一服而效。數服而安。

吳秀森翁乾腳氣

秀翁年將五十。體虛多勞。初病足痺。醫治數月不效。診脈虛濡無力。視其腓肉枯

癰。膝蓋腫大。謂曰。此乾脚氣也。又名鶴膝風。病由肝腎下虧。邪乘虛伏。醫者不知溫補托邪。泛從標治。轉致血氣耗傷。無性命之虞。有終身之患。治倣大營煎。加附子黨參河車鹿角膠。初服十劑。其痛已減。再服十劑。足能履地。續服九藥。枯同槁澤。行動如常。

洪臨川兄幼女偏癱

臨兄女三歲。右肢痿軟。不能舉動。醫作風治。予曰。此偏癱證也。病由先天不足。肝腎內虧。藥當溫補。若作風治。誤矣。臨兄曰。偏癱乃老人病。孩提安得患此。予曰。肝主筋。腎主骨。肝充則筋健。腎充則骨強。老人腎氣已衰。小兒腎氣未足。其理一也。與右歸飲。加參耆鹿角膠。數十服。乃愈。

吳禮庭兄時感腫腮消後。畢九腫痛

禮兄平素體虛。時感寒熱。耳旁腫痛。維時此證盛行。俗稱猪頭瘟。醫與清散藥兩劑。耳旁腫消。畢九旋腫。痛不可耐。寒熱更甚。予思耳旁部位屬少陽。畢九屬厥陰。

肝膽相爲表裏。料由少陽之邪。不從表解。內傳厥陰故耳。做煖肝煎。加吳萸一劑而效。同時族人澤瞻兄病此。予診之曰。得無耳旁腫消。畢九腫痛乎。澤兄驚曰。子何神耶。亦用前法治愈。後閱會心錄。載有腫腮一證。云醫不知治。混投表散。邪乘虛陷。傳入厥陰。畢九腫痛。耳後全消。昔賢之言。洵不誣也。

莊炳南兄素稟火體病治與衆不同

炳兄稟質多火。喜涼惡熱。夏月常以冷水灌汗。露臥石地爲快。素患痰火。方用生地丹皮麥冬山梔括蕁黃芩知母等味。發時服之卽安。乃至他病亦服此方。并食肚肺鯢鮑湯。汗出卽解。暇時向予道及。予曰。痰火藥應用涼。若凡病守服一方。似無其理。倘屬傷寒陰證。恐其誤事。後當慎之。一日果患陰暑感證。寒熱身痛。脈細肢冷。予投以附子理中湯。不應。再強服之。病反加重。堅不服藥。索食鯢鮑肚肺湯。予謂葷油膩邪。戒勿與食。不聽。食後得汗反安。欲服常治痰火方。家人勸阻不可。竟服之。病却。後亦無損。予思咫尺間。人病體質之殊若此。則南北地土不同。風氣各異。其人其病又何如耶。素問異法方宜論。不可不玩索也。

柳蔭千兄令愛無故發癰

嘉慶甲子秋。予在隣村。偶值余朗亭先生云。日前往富壩視一女子。病甚奇。初起無故發癰。醫言是火。多投涼藥。漸變損怯。今脈證俱敗。此何故也。予曰。無故發癰。事屬罕聞。若云變怯。大都清涼過劑。元氣被戕耳。越日蔭兄令愛。兩脛癰出。密密形如錦紋。診脈和平。詢其寢食如常。別無他疾。予曰。勿藥。蔭兄曰。癰乃重候。安可勿藥。因以余公所云告之。竟聽予言。後癰退無恙。設當時雜投湯藥。不幾踵富壩女子之覆轍乎。

柳聞鶯兄挾虛傷寒并後患陰瘡誤截致變拯治始末

聞兄體虛感邪。兼挾內傷。病起寒熱肢厥。診脈沉細。初投當歸四逆湯。肢厥雖回。身熱未退。審屬少陰下虧。邪乘虛陷。更進理陰煎兩劑。復診脈轉浮大。舌黑面紅。奄奄欲脫。貧士無力服參。姑以黨參熟地各四兩。熬成濃汁。晝夜與漿粥間進。神

稍回。脈稍斂。尙覺心煩內熱。舌枯津涸。囑煮團魚湯煎藥。諸候漸平。又轉爲瘧。發時甚劇。多方圖治。百日始痊。後數年。因夏傷於暑。秋發瘧瘧。邪伏於陰。寒熱夜作。予用補中益氣湯。參香紅飲。數劑未止。自求速愈。雜服截瘧諸方。氣血大傷。面青形倦。寢食俱廢。目中時見紅光。洩瀉淋漓。復迓予治。悉屏瘧門套藥。倣四明治久瘧不愈。用養營湯送八味丸法。十劑而止。

方繡文兄夫人懷孕日吐清涎數碗

繡兄夫人。舊冬曾患弱證。今春又病肝風。俱予治愈。續復得一奇證。口吐清涎。日計數碗。道經云。涕唾精津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涎亦液屬。久吐真陰必傷。然百計治之不止。語其婦曰。古有嚙華池真水之法。嚙之不吐何如。婦曰。若強嚙下。卽憤憤欲嘔。診手少陰脈微動。問經事兩月未行。告繡兄曰。脈象似屬妊娠。不卜昔年懷孕有此證否。曰。拙荆往年受孕。原有吐證。但所吐者食耳。此番證絕不類。况舊病體虛未復。焉能受孕。予曰。據脈多屬重身。不然斷無此等奇證。今不論其孕否。專意補養肝腎。兼益脾胃。以俟消息。交夏後腹中躍動。孕形漸露。復邀診視。

繡兄笑曰。拙荆果孕矣。但吐涎如故。奈何。予曰。無傷。產後當自止。分娩後涎竟止。計自春徂冬。十月之間。所吐涎沫無算。而津液竟無所損。且胎前諸治不應。產後不治自痊。亦異事也。

曹德醇兄乃郎水腫

德兄乃郎年十四歲。證患水腫。醫投利水諸藥無效。轉致腹大如鼓。足冷如冰。頭身俱腫。陰囊光亮欲裂。行動喘促。勢甚危急。診脈沉細無力。謂曰。此脾肺腎三臟內虧之病也。肺虛則氣不化精而化水。脾虛則水無所制而反剋。腎虛則水無所主而妄行。仲師金匱腎氣丸。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實爲至當不易之方。無如病久形羸。消耗藥多。真元敗壞。恐難挽矣。德兄固請救治。仍用本方。旬日而驗。不月而痊。

方詠葭兄傷寒轉瘧並論胎瘧病因

詠兄先天不足。形瘦質弱。夏夜貪涼。醉而使內。邪乘虛伏。交秋病發。初診脈細肢

冷。舌白面青。畏寒不熱。腰痛無汗。方訂附子理陰煎。服後夜發壯熱。次日復視。謂其尊人曰。令郎病候。乃夾陰傷寒。勢防內陷。藥當溫中托邪。冀其雲蒸雨化。令守原方。服至六日。病猶未減。舉家憂甚。予曰。正虧邪重。未易驅除。日來證未變幻。卽爲見效。須過二候。方望轉機。方內加入參耆枸杞杜仲。一意照顧真元。毫不雜投。標藥屆期得汗熱退。渠家以爲病愈。是晚復發寒熱。詰朝往視。予曰。瘧作矣。詠兄曰。瘧疾吾生平未曾患過。恐其纏綿。懇爲截之。予曰。子病乃極重傷寒。賴溫補諸劑。守住三陰門戶。不使內陷。經言少陽爲樞。今未淨之邪。得從少陽轉樞而出。乃佳兆也。烏可言截。于是早進八味丸。晚服補中益氣湯。十數發纔止。予曰。慎之。防復。旬日後瘧果復。更用養營湯。吞八味丸。乃愈。按胎瘧一證。諸書鮮有言及。患者多至淹纏。輕則月餘。重則數月。治不如法。或成虛勞。或變腫脹。卽質實之人。亦累成瘧母。爲終身之患。且常瘧有不入陰。胎瘧每多入陰。常瘧愈後少復。胎瘧愈後多復。又究此病淹纏之故。想由經隧路徑生疎。故邪不易出耳。續閱會心錄云。常發瘧者。邪從毛竅熟徑而出。其愈易。若胎瘧則隧道少疏通之機。毛竅非熟由之路。其愈難。乃知昔賢之言。先得我心矣。再按其證。似與痘疹相類。人生皆不能免。

夫人稟父母之精血以成形。其所以必患痘疹者。蓋因淫火種於有形之先。發於有生之後。不識胎瘧之因果。何所本耶。錄中惜未詳及。或謂此乃胎中感受風邪。故名胎瘧。是說予未之信。

閔方田兄初患少陰傷寒喉痺。治愈後患腳氣。雜

治成痿

方兄體素清癯。證見身熱足冷。喉紅腫痛。脈息沉細無力。診畢謂予曰。賤恙似屬風熱。煩君爲我散之。不卜喉痛可吹冰硼散否。予曰。不然。君病乃少陰傷寒。少陰之脈循喉嚨。良由腎元下虛。寒邪客之。雷龍不安其宅。是以上熱下寒。其喉爲痺。治當溫補下元。引火歸根。若泛視爲風熱而清散之。殆矣。方倣鎮陰煎。一服喉痺愈。再服寒熱退。是日有何生者。從本里吳澹泉先生遊。證候相類。向與喉科某善。因便道託診。某與清散藥一劑。服後徹夜煩躁不安。比曉。吳公迂予。至已逝矣。歸告閔君。駭爲吐舌。後數年。渠又患腳氣腫痛。予初爲祛風滲溼。因其下元素虧。兼益肝腎。診視數次。病猶未減。更醫消散過劑。血氣耗傷。腿膝枯癰。致成痿癱。足不

任地。閱十餘年。始能出戶。

汪心滌兄夫人半產血暈危證

汪心滌兄夫人。體孱多病。懷孕三月。腹痛見血。勢欲小產。延余至時。胎已下矣。血來如崩。昏暈汗淋。面白如紙。身冷脈伏。予曰。事急矣。非參附湯莫挽。僉謂用參恐阻惡露。予曰。人將死矣。何遠慮爲。亟煎參附湯灌之。少甦。旋復暈去。隨暈隨灌。終夕漸定。續用參朮耆草歸地枸杞大劑濃煎。與粥飲肉汁間服。旬日始安。再投歸脾湯數十劑。乃愈。後張效伊翁夫人。證同。亦照此法治驗。乾隆甲寅秋。予室人叶孕三月。胎墮血暈。日進參耆十數兩。乃定。後仍半產數次。勢皆危險。均賴補劑挽回。倘惑于浮議。並殆矣。

吳立亭公羽幼孫傷暑危證治驗

嘉慶辛酉夏。立翁幼孫。傷暑發熱。吐瀉不止。神煩體躁。脣赤舌黃。口渴欲飲。飲後卽吐。診脈沉伏。手冷過肘。足冷過膝。料非寒厥。欲投涼劑。恐其吐瀉。脾胃受傷。擬

用六君子湯。除白朮加川連木瓜黃土稻花。安脾胃。祛暑邪。服藥不效。維時赤日當空。暑氣正酷。偶見庭前花卉。枝葉枯萎。童子汲水澆之。因悟病機。乃與生脈地黃湯一服。吐瀉即止。再服。脈出肢溫。未及旬而愈。思前脈伏肢厥者。乃童真未充。吐瀉日頻。津液頓傷。脈乃血派。脾主四肢。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故也。六味大培真陰。生脈保金化液。小兒臟氣易爲虛實。是以效速。

梅文彩兄令堂病類噎隔奇證

噎隔一病。古人論之甚詳。尙有似隔非隔之證。猶未言及。文兄令堂年屆四旬。病經數月。初時不能食飯。後并米飲俱不能咽。強之即吐。隔證無疑。然每日尙可啖乾麵粿數枚。思古人論隔證。不出胃脘枯槁四字。又稱陽氣結于上。陰液衰于下。今既不能食飯。何獨能食麵。且飲湯即吐。乾食反安。理殊不解。與逍遙散數服不應。考張氏醫通有飲鵝血法。行之又不驗。更醫多方圖治。亦不效。因勸勿藥。兩載後可食麵湯。并精猪肉。今十餘年。肌肉不瘦。起居如常。亦奇證也。

鄭鶴鳴夾陰傷寒

鄭鶴鳴。君平之流。冬月適患傷寒。初起寒熱身痛。不以爲意。延挨數日。陡然肢冷。脈伏肌肉青紫。面赤煩躁。哕逆頻頻。請同道曹肖巖翁診視。詢知係慾事後起病。以爲少陰下虧。寒邪乘之。逼其真陽外越。與六味回陽飲服之不應。勢已瀕危。邀予商酌。予曰。景岳回陽二方。皆能救急。其中尚有分別。夫寒中陰經。審其陰陽俱傷。而病尙緩者。則從陰陽兩回之法。苟真陽飛越。重陰用事。須取單騎突入重圍。搯旗樹幟。使旣散之陽。望幟爭趨。若加合陰藥。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定方單用薑附參草四味煎。令冷服。外用葱艾炒熱熨臍。老薑附子皮煮汁蒸洗手足。於是一晝夜厥始回。脈始出。惟哕未止。每哕必至百聲。知爲腎氣上衝。於前藥中參以熟地枸杞五味丁香。攝納真元。諸恙漸減。改用右歸飲。與服二日。目辣舌燥。投六味地黃湯。浮陽頓平。復爲調理脾胃。及脾腎雙補而起。

鄭媼便閉

鄭媼年逾古稀。證患便閉。腹痛肛脹。寢食俱廢。已經兩旬。諸治不應。延診以下爲囑。切脈虛細而澀。謂曰。此虛閉也。一補中益氣湯足矣。何下爲。服藥兩日。便仍不

通。自言脹痛欲死。刻不可耐。必欲下之。予曰。下法吾非不知。但年高病久。正氣虧虛。下後恐其脫耳。媼曰。與其脹閉而死。莫若脫之爲快。因憶心悟篇云。病有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下之不得其法。多致誤人。沉思良久。于前湯內加入製大黃三錢。倣古人寓攻於補之意。飲藥後。腸鳴失氣。當晚便解。結糞數枚。略能安臥。次日少腹尚痛。知其燥矢未淨。仍用前方大黃分兩減半。再劑。便行兩次。先頓後澹。痛止食進而愈。夫補中益氣湯。原無加大黃之法。此雖予之創見。然醫貴變通。固不容膠柱鼓瑟也。

吳光先翁偏中便閉

光翁年踰七旬。偏中臥床不起。治用地黃飲子。參左右二歸飲。服藥半月。證已守住。惟大便兩旬未圓。腹痛肛脹。蓋由氣血俱虧。不能傳送。方如通幽湯。補中益氣湯。五仁湯。濟川煎。屢投不驗。思用猪膽汁蜜煎導法。無如燥糞已抵肛門。阻不能入。每一努掙。魄汗淋漓。頭暈欲脫。無可如何。偶記葉氏案中載治便閉有用挖法。令病人自用中指染油探入肛內。將燥糞挖碎而出。奈病者肢癢自難掉動。囑其

孫依法行之。當卽挖出燥糞數塊。隨後自解。穢腐甚多。不勞餘力。病者稱快。洵治便閉捷法也。

董千雲傷寒格陽證

董千雲賣花爲業。年逾四旬。外狀豐腴。冬月患傷寒。診脈沉細無力。證見寒熱煩躁。頭身疼痛。面紅目赤。舌吐脣外數寸。病來勢暴。詢因房勞感受寒邪。逼其虛陽外露。卽格陽證也。方定六味回陽飲。令其煎成冷服。無如飲藥旋嘔。并吐蛭蟲。躁擾如故。甚爲躊躇。其母跪求救治。勉取前藥半盞。沖入豬膽汁數匙。試服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夜間盡劑。晨診躁象略安。舌收吐止。仍照原方再進。次易八味地黃湯。時屆九朝。忽口噤不語。十一二日。又寒熱如瘧。有從外感起見者。予曰。溫中卽可以散邪。強主正。所以逐寇。力排衆議。堅持數日。稍見轉機。此後尙多枝節。極力扶住正氣。守至兩旬。寢食雖安。神采欠爽。因思前病重時。祇圖固正。未暇驅邪。溫補藥多。未免留邪閉竅。曾記方書論傷寒時疫愈後。神識不清。有屬邪滯心包之語。與服蠶煎兩劑。神明頓清。續爲調理而痊。

許姬傷寒疑難證治

許姬冬月病傷寒。寒熱頭痛。醫投疏表和解不應。漸致昏譫口渴。更進芩連清之。亦不應。便秘經旬。用大黃亦不下。予初望其面赤煩躁。意屬陽證。及切脈細瀋。又疑陽證陰脈。思維未決。因問其汗自病起。至今未出。捫之膚煇而枯。予曰是矣。且不立方。姑先與藥一劑。有驗再商。幸彼農家不諳藥性。與藥卽服。次日往視。面紅稍退。煩躁略平。膚腠微潤。予曰生矣。疏方付之。乃大青龍湯也。又服一劑。更見起色。轉爲調理而安。渠族人佩之兄與予善。亦知醫理。問曰。君治此病。殆有神助。不然如斯重候。何藥之奇效之速也。予曰。仲聖云。太陽病不罷。面色緣緣正赤者。此陽氣怫鬱在表。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但坐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何以知之。脈瀋故也。子能參悟此篇。自知此病之治法矣。

吳某時瘧變證

吳某嘗富後貧。體虛多鬱。病患時瘧。堅不服藥。已半月矣。一夕忽發熱不退。胸悶

乾嘔。醫投小柴胡湯不應。熱盛汗多。神昏體倦。脈細無力。嚙語音低。急延予診。按仲師云。譫語有虛有實。實則譫語。虛則鄭聲。素問云。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用補元煎合生脈散。兩服霍然。

族叔曉堂失志狂妄

族叔曉堂。向在吳地貿易。情志不舒。抑鬱成病。神迷譫妄。諸醫無效。同人慮有不測。送回里中。診脈弦急搏指。知其因鬱生火。因火生痰。痰火擾其神明。蒙其心竅。是以語言不正。舉動異常。與陽明胃實狂亂之候不同。故前醫用下藥不應。病久正氣固虛。補之又恐助其痰火。爰倣服蠻煎加犁尖鐵琥珀辰砂爲引。初服譫妄稍定。再劑寢食漸安。共服十二劑。神清語正。舉止如常。蓋此方能清心肝之熱。而通神明。故效速如此。

族人聯昇休息痢證治奇驗

族人聯昇。患休息痢。淹纏兩載。藥如清火固澁。補中升提。遍嘗無效。偶遇諸塗。望

其色萎氣怯。知爲脫血之候。謂曰。爾病已深。不治將殆。渠告其故。予曰。吾寓有藥。能愈爾病。盍往取之。比隨至寓付藥。再服卽愈。渠以兩年之疾。百治不瘳。此藥效速如此。稱爲神丹。方用鴉膽子一味。去殼取仁。外包桂圓肉撚丸。每早米湯送下三十粒。旋以食壓之。此方初得之人。傳專治休息痢。并治腸風便血。少則一二服。多則三四服。無不應驗。其物不載本草。無從稽考。其味極苦。似屬性寒。後閱幼幼集成書云。痢久邪附大腸屈曲之處。藥力所不能到。用此奇效。思治虛怯沉痾。參耆歸地有用數斤愈者。治傷寒熱病。薑附硝黃有用數兩愈者。何此物每用不過二三分。治積年之病。其效如神。物理真不可測。先哲云。千方易得。一效難求。信矣。

堂妹感冒暑風證治

堂妹適隣村許姓。夏日浴罷。忽頭暈仆地。家人扶起。旋即發熱。夜間熱盛。煩渴嘔吐。譫妄不安。手指掣動。醫藥無效。予診脈息弦數。視舌尖絳苔黃。謂其翁曰。病由暑風相搏。邪熱燔熾。亟宜清解。以杜痙厥之患。方用川連香薷甘草半夏茯苓鉤藤防風青蒿羚羊角荷葉扁莢葉服藥兩劑。熱緩神清。嘔渴亦止。方內除川連香

霽鈎藤防風半夏。加沙參麥冬石斛稻露。又服兩日。證減七八。再除青蒿羚羊角荷葉扁莢葉。加玉竹生扁豆女貞子當歸白芍。調養而愈。

家炳然兄女肝鬱氣厥實有羸狀

炳兄女在室。年已及笄。性躁多鬱。初春曾患吐血。夏間陡然發厥。厥回嘔吐不止。汗冷肢麻。言微氣短。胸膈脹悶。脈息細澀。狀似虛象。醫投補劑益劇。予診之曰。此鬱病也。經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云。血之與氣。并走于上。乃爲大厥。議與越鞠丸。加鬱金枳殼茯苓陳皮半夏。兄曰。女病臥牀數日。粒米不入。脈細言微。恐其虛脫。奈何。予曰。依吾用藥則生。否則難救。蓋此脈乃鬱而不流。非真細弱。欲言而訥。乃氣機阻閉故也。觀其以手頻搥胸臆。全屬中焦鬱而不舒。且叫喊聲徹戶外。豈脫證所有耶。請速備藥。吾守此。勿遲疑也。取藥煎服。少頃。膈間漉漉有聲。噯氣數口。胸次略寬。再服嘔止。寢食俱安。轉用八味逍遙散。除白朮加香附鬱金陳皮。病愈。血證亦泯。

陳某子感證體脈俱厥

陳某子年十六歲。夏月患感證。壯熱神昏。面赤煩渴。脣燥舌焦。口鼻牙根出血。俱屬熱象。惟脈息沉細。四肢厥冷。諸醫不效。時屆九朝。延予商之。予曰。此非陰證。乃陽證也。今日本應重用涼藥。恐汝家畏而不服。姑以小柴胡湯去半夏人參。加生地花粉山梔丹皮試之。無如歛俗以爲吃壞熱藥有救。涼藥無救。因見方有涼藥。果畏不服。三日後勢更劇。復來迓予。予辭不往。乃挽友人胡君景三代請。予曰。救病如救焚。彼病已重。况復遷延。恐難治矣。胡君曰。試往一決。可治則治之。至診其脈。前之沉細者。今竟絕。撫捫其肢。則冷過肘膝。更加腹痛拒按。欲便不解。驚狂不定。予曰。疾急矣。非承氣湯下之不可。疏方訖。胡君私叩予曰。從來傷寒陰陽二證。憑脈用藥。不拘浮沉大小。總以有力無力分之。有力爲陽。無力爲陰。今按脈全無。四肢冷甚。恐屬陰證。奈何。予曰。此乃陽極似陰。證載吳又可瘟疫論中。所謂體脈二厥也。歸檢書與閱。胡君以爲然。竟服下劑。夜間便行二次。比曉厥回脈出。改用甘露飲。後易生脈地黃湯。匝月而痊。

又婦憂勞傳染藥誤致變

陳某子病愈後。其婦憂勞傳染。初起頭疼寒熱。予與香蘇飲一服汗解。旋又勞復發熱。口苦耳聾。兼值經期。恐其熱入血室。酌以柴芩煎。加生地赤芍丹皮。熱猶不退。更加面赤舌黃。謔語脈數。予曰。邪犯少陽陽明也。做生生子。小白湯炒黃芩。換生黃芩。加竹葉燈心爲引。并語某曰。予適有他出。倘明日到遲。可請胡君商之。或照原方先服一渣亦可。次日午刻予歸。渠已着人相促數次。急造其廬。某泣曰。病大變矣。問其何狀。曰。昨服尊劑。夜來煩熱不眠。今早忽咬牙閉目。昏厥遺尿。已請胡君斟酌。并照原方煎服一渣。迄今不轉。奈何。予曰。昨病雖重。然已加增藥味。卽不應驗。亦不至此。豈更服他醫藥歟。某曰。小兒病承救活。深爲感佩。今且專心倚仗。曷敢易醫。胡君恍然曰。往日市藥。吾未之閱。今早閱劑。內生黃芩。藥店錯發生黃耆。比令換去。得無昨劑中誤服黃耆耶。因驗昨傾之藥杌。果然。予曰。此病受邪本重。前藥悉力驅之。尙不能解。誤服黃耆。將邪熱補住。內攻心包。迷塞竅隧。故致變若此。惟有急瀉心包之熱。通竅辟邪。庶有生機。擬導赤各半湯。除人參。加銀花金汁。外用紫雪點舌。飲藥至暮。神采略回。連投四劑。寢有起色。惟神呆耳聾。時多妄語。易以服蠻煎兩服。神明稍清。後用養陰定志之品。月餘始平。是役也。使非胡

君驗明藥誤。在病家必歸咎于醫。而醫亦不自知其故矣。識此凡治重病。所市藥劑。醫須親驗。不可忽也。

許生母傷食腹痛

許生詠堂母病請治。據云因食豚肝麵餅後。偶觸佛鬱。致患腹痛。自用麥芽檀麴香砂二陳不應。因其痛在少腹。以爲寒凝厥陰。加吳萸炮薑服之益劇。予問痛處可按乎。曰拒按。又問日來便乎。曰未也。切脈沉細。視舌苔黃。中心焦燥。顧謂生曰。此下證也。生曰連服溫消諸劑不驗。思亦及此。因家母平素質虧。且脈沉細。故未敢下。予曰痛劇脈伏。此理之常。質雖虛而病則實。書稱腑病以通爲補。仲師云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又云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今痛滿拒按。舌黃焦燥。下證悉具。夫復何疑。方定大承氣湯。用元明粉代芒硝。仍加香砂檀麴。兼行氣滯服。頭煎後便行一次。其痛略定。隨服復煎。夜半連下三次。痛勢大減。舌乾轉潤。易以調中和胃。旬後起居如常。

葉習方甥癰疔

予甥習方。穉年出麻。麻後熱久不退。乾咳無痰。肌膚食少。糞如羊矢。神形疲困。諸醫束手。姊氏憂惶。抱負來舍。予曰。此麻疔也。病屬難療。姊囑拯治。思麻後熱久。陰血必傷。咳乾便難。津液必涸。計惟養陰保液。清肺潤腸。庶可望效。方定麥易地黃湯。加石斛沙參玉竹芝麻阿膠梨汁白蜜。并令飲人乳。食猪肚湯。姊言前醫以嗽熱未清。戒勿食葷。予曰。穀肉果菜。食養盡之。今病久腸胃乾枯。須假物類脂膏。以補人身血液。古有猪膚湯猪肚丸。可法也。于是藥食并進。熱嗽漸減。便潤食加。調治一月。諸候均愈。肌肉復生。乃送歸焉。

族兄女痘證并婦感證瀕危掇回大略

族兄女三歲。出痘如蠶種。醫初認爲麻。越日始識爲痘。駭甚辭去。更醫泛投清解套藥。延至九朝。色白頂陷。勢欲癢塌。兄商於予。予曰。毒盛氣虛。船輕載重。本屬險逆。初起按法圖治。尙望生機。今無及矣。兄懇救治。勉訂保元湯。用糯米鯽魚羊肉煑汁煎藥。晝夜頻灌。喜得漿行陷起。再加熟地當歸枸杞鹿茸溫補之品。倣倖收功。無何。婦病感證。兩進逍遙散不應。熱盛脈數。口渴舌黃。照方加生地黃芩。次日

證仍未減。神昏舌苔乾黑。予曰。疾急矣。非重劑莫挽。乃用大劑甘露飲。令其濃煎數碗。儘今日夜服盡。詰朝復視。昏熱舌黑如故。反增胸腹脹悶。旁議二冬寒涼。二地滋膩。與脹不合。予曰。古人論治感證。始終以存津液爲主。今熱熾舌潤如斯。舍是別無良法。兄曰。固知藥好。然腹脹藥勢不行奈何。沉思良久。令市大西瓜一枚。取汁與服。汁盡少頃。忽作寒戰。目闔昏睡。汗出如雨。衣被皆濡。至晚始定。兄問故。予曰。此戰汗也。非此則邪不能達。今無憂矣。嗣此熱退神清。知饑納食。惟覺身輕如葉。倦怠不支。徐爲培養血氣而安。

茱傭某單腹脹

茱傭某。初患腹脹。二便不利。予用胃苓之屬。稍效。渠欲求速功。更醫目爲臍寒。生滿病。猛進桂附薑黃。脹甚。腹如抱甕。臍突口乾。漉滴如墨。揣無生理。其兄同來。代爲懇治。予謂某曰。爾病由溼熱內蘊。致成單脹。復被狠藥吃壞。似非草木可療。吾有妙藥。汝勿嫌穢可乎。某泣曰。我今祇圖愈疾。焉敢嫌穢。令取乾鷄矢一升。炒研爲末。分作數次。每次加大黃一錢。五更清酒煎服。有效再商。某歸依法製就。初服

腸鳴便瀉數行。腹脹稍舒。再服腹輒脹寬。又服數日。十愈六七。更用理脾末藥而瘳。衆以爲奇。不知此本內經方法。何奇之有。予治此證。每用此法。效者頗多。視禹功神佑諸方。其功相去遠矣。

胡某乃媳感證

胡某。乃媳夏月患感證。延診時已七日矣。切脈弦數搏指。壯熱譫狂。面目都赤。舌黑便秘。腹痛拒按。診畢。令先取冷水一碗與服。某有難色。予曰。冷水卽是妙藥。飲之無傷。蓋欲觀其飲水多寡。察其熱勢之輕重耳。其姑取水至。雖聞予言。心尙猶豫。勉傾半鍾與飲。婦恚曰。何少乃爾。予令盡碗與之。一飲而聲問曰。飲此何如。婦曰。其甘如飴。心地頓快。吾日來原欲飲水。奈諸人堅禁不與。致焦煩如此。予曰。毋憂。今令與汝飲。但勿縱耳。因謂某曰。汝媳病乃極重感證。邪踞陽明。已成胃實。問所服何藥。某出前方。乃小柴胡湯也。予曰。杯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卽投白虎瀉心。尙是揚湯止沸耳。某曰。然則當用何方。予疏大承氣湯與之。某持方不決。隣人曰。吾婦昔病此。曾服此方得效。於是取藥煎服。夜間便行兩次。次早腹痛雖止。他證

依然。改用白虎瀉心。及甘露飲三方出入。石膏用至四兩。芩連各用數錢。佐以銀花金汁。驅穢解毒。數日間。共計用藥數斤。冷水十餘碗。始得熱退病除。衆皆服予膽大。予曰。非膽大也。此等重證。不得不用此重劑耳。

汪氏婦熱病喜飲沸湯

汪氏婦患熱病。壯熱不退。目赤脣乾。舌黑起刺。便閉溲赤。診脈弦數有力。應用清劑無疑。試問渴乎。曰不甚渴。惟喜飲沸湯數口。稍涼卽不欲。思如此熱證。當渴飲水。何反嗜飲沸湯。若以此一端而從陰治。似乎不可。偶憶律云。二罪俱犯。以重者論。今脈證均屬陽熱。烏可以喜飲沸湯一事爲疑。先與小白湯。病狀彷彿。知其藥不勝病。乃進大劑白虎湯。石膏重用四兩。因其胃熱上衝。嘔惡不食。更加蘆根竹茹爲引。另取元明粉蜜拌塗舌。以潤其燥。如此寒涼疊進。閱十四朝。始得熱退神清。便通舌潤。使拘古法。以喜熱從陰而投溫藥。不幾抱薪救火乎。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可證矣。

蔣某陰暑

蔣某夏月病患發熱。口渴。頭疼。身痛。醫云傷暑。初用香薷飲不應。因其熱盛。更加青蒿連翹。服之益劇。診脈沉細。望色舌白面青。身雖熱而反近衣。口雖渴而喜熱飲。謂曰。此陰暑證也。非薑附莫治。其家人曰。病者日來熱盛。聯服涼劑。尙未見效。且天時酷暑。薑附恐未可用。予曰。夏月伏陰在內。人多畏熱貪涼。受寒最易。若云夏月不可服熱藥。則冬月不可服涼藥矣。何仲景治冬月傷寒。每用石膏芩連耶。舍時從證。自古有之。乃投附子理中湯。一服熱退。再服病却。

汪木工感證舌苔變易之奇

汪木工年二旬餘。夏間患感證。初起寒熱嘔瀉。自汗頭痛。他醫與疎表和中藥。嘔瀉雖止。發熱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懶言。望色青白不澤。舌苔微黑而潤。診脈虛細。經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因擬清暑益氣湯加減。服藥一劑。夜熱更甚。譫狂不安。次早復診。其脈更細。疑爲陽證陰脈。及視舌苔與昨大異。色紫肉碎。凝有血痕。渴嗜冷飲。予思此必內有熱邪。蘊伏未透。當舍脈從證。改用白虎湯。加生地丹皮山梔黃芩竹葉燈心。下午人來請云。服頭煎藥後。週身汗出。譫狂雖定。神呆肢冷。不

識何故。予往捫其手足。果冰冷異常。按脈至骨不見。闔目不省人事。知爲熱厥。命再進藥。旁議以爲體脈如此。怕係陰證。前藥恐未合宜。予曰。此非陰證。乃陽極似陰耳。若誤投熱劑。則殆。否則今晚勿藥。明日再看何如。衆然之。次日神呆略回。體脈如故。視其舌苔。又與昨異。形短而厚。滿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黃黑綠雜色。膩苔罩于其上。予甚驚異。辭以不治。其母哀懇拯救。予憫之。揣摩再四。令取紫雪蜜調塗舌。於前方內加入犀角黃連元參以清熱。金汁人中黃銀花萊菔豆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藥。翌日再診。厥回脈出。觀其舌泡消退。苔僅乾紫耳。再劑熱淨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予雖能審其陽證似陰於後。然未能察其實證類虛於前。自咎學力未到。但生平歷治傷寒瘟疫諸候。曾未見此舌苔之異。且診視五日。變幻如出五人。前賢諸書亦鮮言及。真匪夷所思也。諺云。讀盡王叔和。不如臨證多。洵非妄語。

農人某傷寒誤服涼藥舌見人字紋

農人某患傷寒。數日寒熱交作。自汗如雨。就予診治。脈虛神倦。視其舌苔白滑。分

開兩歧。宛如刀劃。考已任編中有陰證誤服涼藥。舌見人字紋之語。閱前方果然。予辭不治。渠懇拯救。先與六味回陽飲服之有效。繼進左右二歸飲數劑。舌苔漸退。諸恙續痊。

李某陰證傷寒見純紅舌

李某患傷寒。畏寒發熱。下體如冰。脈息沉細。飲沸湯猶不知熱。陰寒脈證悉具。藥當從溫無疑。然視其舌色如硃。方書云。舌見純紅。熱蓄裏。與證不符。因其病初起。憑脈用藥。先與小劑理中湯探之。無礙。隨用重劑六味回陽飲。數服病痊。舌色亦退。爲詳其故。殆所謂腎水凌心。逼其心陽外越者歟。

鄭氏婦肝風頭痛

鄭婦年近三旬。質虧多鬱。證患頭痛。上及巖頂。下連齒頰。醫稱太陽風邪。藥用羌防芎芷。痛劇而厥。嘔吐不食。經脈動惕。予曰。此肝風病也。經云。諸風眩掉。皆屬於肝。下虛上實爲厥顛疾。究由水虛不能涵木。怒木生風。勃勃欲動。誤投溫散。益助

其威鼓舞。鳴張。漸變痙厥。誠可慮耳。方用地黃湯。加菊花。鈎藤。白芍。甘草。數服稍應。思陽但上冒。陰不下吸。熄風務用鹹寒。潛陽必須介類。方加阿膠。鷄子黃。牡蠣。龜版。更用磁石爲引。使其吸引肝腎之氣歸原。服之病釋。

汪某頭痛預見真臟脈

汪某中年質薄。且多斷喪。頭痛時作時止。夏間診脈。弦急而枯。囑以脈象欠佳。速宜靜養。多服補藥。切勿因循。病者以疾雖時發。然寢食如常。猶不爲意。逮冬至前二日。忽目花面赤。昏暈不支。延予至。勢已敗壞。且無力服參。因辭不治。逾日而逝。是病雖敗于冬。而真臟脈早見于夏。乃枝葉未害。本實先撥故也。

方氏婦目疾誤治變證

方氏婦本體血虛。偶患目疾。眼科認爲實火。初用芩連清之。更用大黃下之。飲藥一盞。頃忽暈去。舌吐脣外。不能縮入。肢厥脈伏。時已薄暮。急延予診。謂曰。寒下耗傷真陽。陽氣暴脫。勢屬可畏。速投溫補。希冀挽回。方疏通脈。四逆湯。藥熟不能下。

咽。令取艾火灸氣海關元數壯。身始動。舌始收。忙灌藥一鍾。移時又厥。仍令再灸。厥回。復進前藥。守至黎明始甦。續進左歸飲。及滋腎生肝諸劑。病瘥目亦明矣。

閔某心脾虛皖痛

閔某處境艱難。向多憂慮。皖痛經歲。諸治不瘳。望色萎黃。切脈細弱。問痛喜按乎。曰然。得食痛緩乎。曰然。予曰。此虛痛也。古云。痛無補法。此特爲強實者言。非概論也。爲訂歸脾湯。囑多服。乃效。如言服廿劑有應。百劑獲痊。後一丐者患同。某檢方與之。服數十劑亦愈。

許細長食厥

許細長。石工也。病起少腹脹痛。堅韌如石。醫用消導藥。轉致吐衄。便溺俱閉。更醫目爲寒凝厥陰。投以薑附吳萸。痛劇而厥。肢冷脈伏。急來延予。予以手按其少腹。見其眉攢難忍之狀。謂其婦曰。此食厥證也。婦曰。病果因食冷麵而起。然已服過消導藥無效。或藥力不及。亦未可知。第停食小恙。何至厥逆吐衄。便溺俱閉。予曰。

穀食下行。由少腹右角後出廣腸。今食積不下。故大便不通。直腸緊脹。撐迫膀胱。小溲因而不利。下既不通。氣反上行。故爲嘔吐。嘔多胃逆。虬必上攻。是以隨嘔而出。務得大便一通。通則不痛。諸證自釋矣。但病經多日。凝滯已堅。非精銳之品。不能奏績。旋進備急丸三錢。頃之腹中雷鳴。下結糞數枚。再與錢半。復瀉十餘行。厥回脈出。痛減腹軟。觀者動色。驚有神助。後畏藥不服。將息而起。

商人某脣衄奇證奇治

脣衄之名。醫書未載。而予則親見之。證治之奇。理不可測。乾隆壬子秋。一商人求診。據述上脣偶起一瘡。擦破血出不止。或直射如箭。已經旬矣。求與止血之藥。按脣屬脾。必由脾熱上蒸。以故血流不止。初用清劑不效。因血流多。恐其陰傷。更用滋水養陰之劑。亦不效。及敷外科金瘡各種止血藥。又不效。挨至月餘。去血無算。形神羸憊。自分必死。忽夢其先亡語曰。爾病非醫藥能治。可用栗一枚。連殼燒灰。同硫磺等分研末和敷。自愈。醒後依法敷之。血果止。商人親向予言。真咄咄怪事也。

汪氏婦鼻衄止衄奇法

汪氏婦。夏月初患齒衄。衄止旋吐血。血止鼻又衄。大流三日。諸治不應。診脈弦搏。知其肺胃火盛。非寒涼折之不可。乃用犀角地黃湯。取鮮地黃絞汁。和童便沖藥。外用熱酒洗足。獨蒜搗塗足心。一晝夜衄仍不止。因憶門人許生曾言。人傳止衄奇法。先用粗琴線數尺。兩頭各繫錢百文。懸挂項下。再用手指掐定大谿穴。大谿在兩足內踝下動脈陷處。神驗。外治之法。於病無傷。今既諸治罔效。姑一試之。衄竟止。惟神形疲困。頭昏少寐。思血去過多。真陰必傷。改用麥易地黃湯。加龜版石斛白芍女貞沙參阿膠。旬日霍然。識此以廣見聞。

某婦胎動下血

昔聞先輩云。補中益氣湯。乃安胎聖藥。予未深信。乾隆癸丑秋。某婦懷孕數月。腰腹俱痛。惡露行多。勢欲下墮。諸藥不應。投以此方。加阿膠卽安。後屢用皆驗。緣方中有參耆歸朮。培補氣血。妙在升柴二味。升舉之力。俾胎元不至下陷。然後補藥

得以奏功。血熱加黃芩。血虛加地黃。尤妙。

呂婦產後胞衣不下誤藥暈脫

呂婦年甫三旬。平時面黃體弱。因少乳求方。與八珍湯服之。有驗。數年後又因胎產胞衣不下。予診之。曰。此氣虛不能傳送。血虛不能濡潤故也。令服十全大補湯。衆議以爲新產。胞衣積血。阻礙不出。補之不宜。或授以單方。用芒硝一兩煎服。云下胞如神。衆咸稱善。一七入喉。卽時暈脫。

族媼血崩奇證

族媼年逾八旬。天癸復行。日漸淋漓。時或如崩。頭昏食少。心悸不寐。予與黑歸脾湯。服之不應。他醫投以清補固澇諸方。亦不效。淹纏數月而歿。予歷見老婦病此。皆不能治。古罕言之。亦奇疾也。

方氏女孩帶下罕見之證

隣村方氏女。年纔四歲。其母抱負來舍求治。予問何疾。曰帶下。問疾何時起。曰女夜遺溺。常以帛墊臥。舊春晨起晒帛。乍見白物。以爲偶然。後頻下不已。漸覺面黃肌瘦。飲食減少。今經一載。時發時止。附近求醫。皆言未見之證。予曰。此先天稟弱。脾虛挾溼故也。但童真未充。早洩誠非所宜。令夜服地黃丸。早服參苓白朮散。匝月而效。半載後疾復發。仍令守原方服愈。嗣後不聞消息。及閱怡堂散記載。一七歲幼女患此證。雖已治痊。後出室懷孕。一產卽脫。亦夭之由也。方氏女孩得無類此。

洪大登瘕病

洪大登爲人廝役。體虛多勞。初病夾車緊痛。服疏風藥二劑。臥不能起。口不能張。日飲米泔。僅以茶瓶嘴灌入。四肢攣急。每小便須兩人抬起。痛甚汗淋。診脈細濡。兩尺尤弱。有從外感起見。仍欲用風藥者。予曰。此瘕病也。氣血大虧。服此卽不救。處用大劑補元煎。旬餘未效。病家亟請更方。予曰。毋庸。藥力未到耳。原方令守服廿劑。漸能掉動。服至兩月。始出戶庭。

王木工反關脈

王某木工也。向患胃痛。諸治不效。一醫以草藥與服。陡然便血半桶。時時暈去。閉目懶言。汗淋氣怯。診脈全無。按脈乃血脫。此必血脫之故。然血脫益氣。須用人參。彼木工焉能得此。辭不與治。料其旦晚必脫也。越月遇諸途。見其行動如常。心竊訝之。後因他病來視。問其前恙如何得愈。曰。先生言我病危。非參莫救。求醫無益。只得日煎黨參湯飲之。倏倖得活。予曰。此亦血脫益氣法也。再診兩手仍然無脈。思人久無脈。焉能得生。沉吟半晌。恍然悟曰。此必反關脈也。覆候之果然。渠乃匠人。脈之如何。原不自知。予前診時。因見其外證之危。倉卒未及細究。識此。告諸診家。務須留神詳察也。

王某血證頻發

老醫方星巖。曾向余言。昔從上海王協中先生遊。論及血證愈後。每多反復者。此由胃膜破傷。須用法補之。思之至再。訂方用白芨魚鱔絲綿三味。燒灰等分爲丸。

服之永不復發。王某患此證。莫能除根。令服此丸。果驗。

族子石淋奇證

族子年方舞勺。初時小便欠利。不以爲意。後每溺。莖中澹痛。醫作淋治。溺更點滴不通。少腹脹。臥牀號叫。晝夜靡安。延予至家。其母手拈一物。與予視之。云病者連日小便全無。昨夕努掙多時。突然溺出此物。當覺通快。喜爲疾却。今又復閉。豈尿管內尙有此物塞住耶。予視其形如豆。色蒼而堅。置臼中搗之不碎。考方書雖有石淋一證。卽予平素目覩患此者。亦不過如鹽沙之細。今此石形大如豆。從未之見。初以爲妄。試取簪柄探入莖中撥之。硃然有聲。方信溺之不通。竟由于此。思將此石取出。特古無是法。不敢妄出意見。辭不與治。聞後石不得出。莖根爛開一孔。洩又彼洩。遷延而歿。越數年。道出廬江。遇呂墨從先生言。彼邑昔有徐姓老醫。能治此證。親見其治愈數人。其術用刀將陰莖剖開。取出石子。數以未藥。旬日卽愈。予心異之。欲求其方。其人已物故矣。因并誌之。倘後有患此者。須求巧手剖之可也。

曹某忍精淋痛

淋痛一證。今人多用八正分清等方。然有效有不效者。蓋陰莖有精溺二竅。若因溼熱阻閉膀胱。病在溺竅。則前藥投之是矣。倘因房勞忍精。病在精竅。乃有形敗濁阻於隧道。徒進清利無益。此證葉香巖論之甚詳。言古有虎杖散。近世不識此藥。治用杜牛膝根絞汁一鍾。冲入麝香少許。隔湯燉服。并宗朱南陽方法。用兩頭尖川棟子。韭白歸尾等味。曹某患此證。予倣前法治愈。後治數人俱驗。因并識之。

王氏婦痺證

王婦週體痺痛。醫作風治。臥簣月餘。肢攣頭暈。予見之曰。此痺證也。軀殼外疾。雖無害命之理。但病久寢食不安。神形困頓。速救根本。猶可支撐。若見病醫病。則殆矣。方定十全大補湯。加枸杞杜仲鹿角膠。兩服未應。衆疑之。予曰。緩則療病。急則顧命。今病勢敗壞如斯。舍是不救。且補虛與攻實不同。非數十劑莫效。又服十日。週身發腫。衆稱病變。予曰。勿憂。凡風寒客於人。壯者氣行則已。怯者著而爲病。本

由營氣不足。邪陷於裏。今服補劑。托邪外出。乃佳兆也。仍命照方多服。痛止腫消而愈。識此爲治痺恣用風燥藥者戒。

自病臂痛

嘉慶癸亥歲。予因夏熱。夜臥石地受涼。秋後臂痛。莫能屈伸。初服溫經散邪之劑。不效。外貼膏藥。又不效。思筋骨間病。藥力難到。古有煖洗一法。日洗藥水。其痛如故。偶閱韓氏醫通云。有痿痺疾者。偃臥患處于壯陰之懷。久之。生氣和浹。病氣潛消。試倣其法。將痛臂夜令室人以熱體偎之。數日而愈。按歸田錄云。人氣能粉。犀則療痺。固其宜矣。

